

亲情无限

回忆奶奶

□王晓景

奶奶嫁过来时刚满十八岁，爷爷在众多堂兄弟中排行老五，所以初来时她是五弟媳，后来变成五儿媳、五奶奶。

从我记事起，奶奶就很老了，脸上有数不清的皱纹和老年斑，在孙子孙女逐渐长大的年岁里，她一直保持这样老的姿态。

小时候我总缠着她讲故事，说“瞎话儿”。她知道得并不多，翻来翻去都是那几个，被我磨得久了，会拿出她出嫁的事来凑数。嫁妆从大路通到门口，红绿棉被，枕头帐子，四口衣箱，柜桶盘盆皆是簇新。等四邻走拢看罢，才搬进屋子里。她穿着大红棉袄棉裤，耳边又是锣又是铙的声响，炮仗放得嫣红满地……她讲起这些，一向苍白的脸上竟泛着微微红晕。后半生历经凄风苦雨，暮年的她想起这些，仍觉得这婚礼是专为她一生中的好日子而设。

老姥爷只有她一个女儿，老姥娘在她十六岁那年过世了。老姥爷用了毕生的积蓄为独女置办嫁妆，唯恐娘家没有弟兄可依靠的她在婆家遭到轻视。

记忆中，奶奶不轻易到邻居家串门，也从不说三道四。偶有族人亲眷来



访，她端了茶水，陪坐一旁。倒是客人反客为主，谈到兴起，“嘎嘎”的笑声肆无忌惮，惊起院中一树的麻雀，奶奶脸上也有浅笑浮出，却端着几分矜持与羞涩。

奶奶每次遇到自称外地的逃荒人，都会慷慨解囊。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给别人送碗面条或给个白面馒头。对于奶奶而言，这不是施舍，而是待客之道，是馈赠之礼。若过了饭点儿，实在没有现成的食物，奶奶会煮几个鸡蛋，无论怎样，都不会让别人空手而归。那时候，鸡蛋是一个一个攒着，要到集市

都市闲情

家有儿女

一束富贵竹

□沐秋

前段时间，我在花店里买了一束富贵竹。富贵竹好像刚从枝头剪下来，青翠欲滴、郁郁葱葱，惹人喜爱。

按照卖花人的嘱咐，我把早已准备好的透明玻璃花瓶装上水，把富贵竹插进花瓶，一株株摆放好，放在客厅的柜子上，静静地等待它们成长。然而，这些富贵竹不但没有成长，反而一天天叶子变黄、枯萎，眼看要耗尽生命的样子。我把干枯的叶子去掉，把根部剪去一截，把花瓶清洗干净，换上清水，把富贵竹放进去。这一次，我把花瓶放在阳台，让阳光照耀着它们。

有了阳光的照耀，慢慢地，留有几片叶子、瘦骨嶙峋的竹子好像丰腴了，有了生命的迹象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竹子的根部长出了白白的根须，富贵竹活了，从生死线上活过来了！我心里惊呼。原来它们也是有灵性的。半个月后，竹子根须已经长长的发丝了，每株头部都抽出翠绿的新叶。

富贵竹终于没有让我失望，它冲越生死线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我望着这顽强的生命，心中有一丝感动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都要先看看竹子，看看它们那抹青翠。隔几天，我都会用毛巾把它们青青的叶子擦拭一遍，给它们添上清水，给它们足够的供养。

如今，这束富贵竹已枝繁叶茂，亭亭玉立，盘根错节成为一体了。我把房间修整了一番，女儿买了一个古香古色的木质花架，放在对着大门的玄关处，我把富贵竹恭敬地放在上面，客厅顿时也变得绿意盎然。

一束小小的富贵竹，竟给我带来如此惊喜。这一抹青翠的绿，让我的心也跟着明朗起来。



□韩月琴

九月份，我家的二小伙儿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走进了他的第一所学校——幼儿园。

作为中年母亲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许多期盼，又有许多不舍。孩子走进幼儿园，意味着从此以后要步入充满各种规则的人生跑道。他要从这个秋天开始，学习和认识各种规则，适应规则，遵守规则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立足。但是，这个过程就如一次美丽的蜕变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
孩子初入幼儿园，我想，每一个母亲的心思应该都是一样的。开学用品早早准备停当，憧憬着他在幼儿园里认识新的老师和伙伴，学会与小伙伴和谐相处，心智能得到更好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内心的担忧也与日俱增：他到底能不能很好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？能不能乖乖地吃饭、睡觉？从孩子进入校门那一刻开始，各种各样的猜测在心里轮番上演，似有一张巨型的幕布挂在眼前：时而是他唱歌的声音，时而是他吃饭的场景，时而是他游戏时的模样……种种画面纵横交替，不时变换。每天放学回家，都要

上卖了换油盐用的。

奶奶恪守着自己的规矩。饭粒掉在桌上或地上，要捡起来喂鸡；菜地里的豆角得长到豆粒七八分饱满时才能摘下来；黄瓜、茄子也是到足够大时才可以吃。幼时觉得她古板，不懂变通，待年长才明白，那是惜物敬物的庄重。

我是她的第一个孙女，奶奶观念里无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对我和弟弟都一样，甚至待我还要更好些。我自然得到她的疼爱最多，成年后也继承着她对灰蓝粗布衫裙的喜欢和甜烂软糯吃食儿的偏爱。

爷爷给奶奶娘家的亲戚帮忙盖房子时，不慎从屋顶跌落，四处辗转求医，用光了家中微薄的积蓄后病故。这事与她无关，却成了她余生中背负的枷锁与罪责，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。在儿子、媳妇有声无声的埋怨里，她变得愈加沉默，常常一个人静静坐在角落里，就像影子坐在夕阳里。

奶奶在那年元宵节过世，事隔多年我仍记得那天的情景：墙角早开的樱花惨白单薄，空气里有爆竹的硫黄味和四处飞散的灰色纸灰。前些年，我时常会梦到奶奶，梦到她坐在角落静默如画中人，梦到她在迷雾中踽踽独行……

生活感悟

我有一匹马



□李季

我有一匹马，它一直奔跑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奔跑在岁月深处，从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一直奔跑到我的中年。

我有一匹马，它有时白如雪，有时红似火，它不受羁绊，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天地之间。它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的灵魂。

我一直生活在内地，从未去过草原，对马的向往一直都在。成长岁月里，关于远方，关于理想，最美的想象是，一人一马，一箫一剑，独闯天涯。或者，戎马关山北，匹马戍梁州，保家卫国，万里封侯。我在内地贫寒的家庭长大，生活的地方有牛、羊、驴，却没有马，也没有机会去外地见识马的英姿。每次在影视剧中看到马，都有一股豪气由心底升起。我有个同学擅长画马，于是，我书本的扉页上就经常奔跑着马，它们四蹄翻飞，如同盖章，把蹄印盖满了我所有的年少时光。

长大后，为生存忙，被生活困，对马的憧憬似乎淡忘了，直到第一次见到马。

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内地小城，马早已经绝迹了。有一次走在街上，无意中看见了一匹马。它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红砖，白色的鬃毛蒙着灰尘，成了灰色。车辕上坐着的赶车老人满身尘土，抱着马鞭，打着瞌睡。看着这匹马，低眉顺眼，拉着车走过身边，我一时间怔住，心里有一盏灯瞬间熄灭了，似乎在那匹受虐的马的身上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和人类共同的宿命，人像那匹马一样，负重前行，身不由己。

年少时的家国理想，好像被养家糊口的前苟且取代了。然而，每次在荧屏上看到奔跑的马，在书页上看到“马”的字眼，心里仍会不由自主地一痛，我终于明白，年少时的那匹马，还奔跑在我的心里。不管生活如何沉重，我们都要像马一样负重前行，没有生在草原，那么平原内陆、高山丘陵就是家，命运的鞭打其实也是鞭策，让我们不要偷懒，再苦再累，都要坚定走下去。我们可能没有诗和远方，但不能没有为诗和远方所付诸的努力。

三毛一生爱马，为马痴狂，她有一本散文集，书名就叫《送你一匹马》。她说，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。很想大大方方地送给每个人一匹马，当然，是养在心里、梦里、幻想里的那种马。至于她自己，那匹只属于她的爱马，一生都在的。

我有一匹马，养在生命里，养在血液里。